

易話

易話上

江都焦循學

余旣成易學三書憶自壬戌以來十數年閒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目之爲易話以其言質無深奧云爾嘉慶戊寅三月三日

學易叢言 凡十八則

伏羲之卦。有畫無辭。文王周公以辭指其畫之所之。舍卦爻所之以觀彖辭爻辭。覺其奧澀不可解。孔子作傳。亦以其未易質言也。而翼之贊之。舍卦爻所之以觀十

翼。覺其平泛無所附。知其爲指卦爻之所之。得其引申比例之妙。遂覺彖辭爻辭必合如是繫之。十翼必合如是贊之。小戴記經解稱易教潔淨精微。淮南泰族訓謂易之義清明條達。以引申比例推之。乃歎潔淨精微清明。條。達。入。字。確。不。可。移。

趙東山與朱楓林書稱洪氏說春秋云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家即周天之數以爲度余謂易亦然其引申之迹可按而測矣

柯琴作傷寒論翼謂人但據一條之說不理會全書余謂歷來說易者亦多據一爻一卦而不理會全書也易

之義不必博采遠證第通前徹後提起一頭緒處處貫入便明其義有一處說不通則仍不是仍須別求解說余十年來稿屢成而屢易者此也譬如探星宿海河原已走萬里覺其不是又回家更走萬里又不是又回又走每次萬里不憚往返此非悉屏一切功名富貴以及慶弔酬應不能耐心爲此然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眼漸昏髮漸白心血漸涸時時慮不能成亦惟盡此心力爲後人開此蠶叢自視遠過揚子雲之草太元世有桓譚當知我也

易中有世俗之解深中人心如丈夫王侯高尚其事以

爲巢由之隱遯幹父之蠱以爲蔡仲之象賢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以爲諸葛孔明之鞠躬盡瘁諸若此者不一而足不知自外面觀之其辭似如是而引而申之殊不如是說易者未容執一辭以望文生意也

小畜旁通於豫而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辭小過旁通中孚而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辭小畜二之豫五而後上之豫三爲中孚二之小過五而後中孚上之三之比例如此貫之易義明白了然譬如繪句股割圜者以甲乙丙丁等字指識其比例之狀按而求之一一不爽義存乎甲乙丙丁等字之中而甲乙丙丁等字則無

義理可說於此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於彼亦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即猶甲乙丙丁等字之指識其比例也義存於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中而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則無義理可說也若執雲雨西郊傅會於陰陽方位皆是望文生意聖人之言至實談者以空虛說之遂視爲莊生之寓言佛氏之禪語矣又如作琴譜者以勹乚廿㗊等攢蔟成字一望似不可解乃一一按而求之其音之抑揚高下隨譜而傳讀易者當如學算者之求其法於甲乙丙丁學琴者之寫其音於勹乚廿㗊夫甲乙丙丁指識其法也勹乚廿㗊指識其音也易之辭指識

其卦爻之所之以分別當位失道也顧琴譜之勹乚廿
昷算圖之甲乙丙丁非有傳授之者則必苦心虛衷不
憚煩複以叩之否則芒然不知其何故說易者久無傳
人而又不苦心虛衷但望文生意揣摹於形似之間遂
自以爲得其義理誠何易易哉
伏羲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其旁通行動之法當時必口
授指示久而不傳文王周公以辭明之卽明其當日口
授指示者也學者舍其辭但觀其卦則此三百八十四
畫遂成一板而不靈之物如棊有車馬炮卒士相帥將
按圖排之必求之於譜乃知行動之法其精微奇妙存

乎其中若舍去譜而徒排所謂車馬炮卒士相帥將者不敢動移一步又何用乎其爲棊也六十四卦車馬炮卒士相帥將也文王周公孔子之辭譜也不於辭中求其行動之用是知有棊而不知有譜者也

學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爲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畫爲萬古脩己治人之道

孔子刪書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備也贊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伏羲設卦觀象定嫁娶以別男女始有夫婦有父

子有君臣然則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爲首出之君前此無夫婦父子卽無君臣凡緯書所載天皇地皇人皇九頭五龍攝提合雒等紀無容議矣

淮南子直以伏羲神農爲泰古二皇是也稱三皇者或增燧人或增女媧或增祝融見白虎通潛夫論均不足以配易

博士淳于俊曰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由其事高貴鄉公曰若使包犧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不云燧皇氏沒包犧氏作乎俊不能答

莊子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

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按莊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飲食男女雖禽獸蟲豸生而卽知然牝牡無定偶故有母而無父自伏羲畫八卦而人道定有夫婦乃有父子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贊易所以極稱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亂何以得至一故無伏羲畫卦則無夫婦無父子無君臣而以爲陰陽和靜萬物不傷眞妄論矣阮嗣宗通易論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眞往古之變經也

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於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嗣宗亦莊生之流而論易則稱伏羲之功不拾漆園唾餘然謂利用不存法制夷昧似謂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時晦亂而伏羲氏復之則無稽耳

古者人與鳥獸相雜其害於鳥獸者凡幾不知火化其疾病疢毒於禽獸羸蝂之肉者凡幾故人少於獸自人道定而生育蕃滋佃漁與而傷害去人乃日益繁神農教

以稼穡示以藥品黃帝指明經脉詳以運氣而後民之命以延而免凶短折說者謂上古人多壽吾不信也言有古今之不同賴聖賢發明之文王繫易以利爲重其時所謂利以利物言故孔子贊明之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蓋至孔子時所謂利其以爲利己於是以放利而行爲利故孔子罕言利而以義爲利易以坤爲順孔子贊易屢以順言其時以輔弼正君爲順苟子言臣道以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是也至孟子時則徒以從君順指爲順故孟子斥爲妾婦之道孟子之斥順猶孔子之斥利也妻道猶臣道

妻之順夫當必有以調和而補救之惟妾婦婢媵之流
徒以取容爲媚順耳
論語二十篇乃全易注腳而可以無大過一語足以括
易之全又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斷之云不占而已矣
占即變也變即改悔也傳云極數知來之謂占極數終
也窮也知來始也通也終則有始此所爲窮則變變則
通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由於不能變通能變通則可
以無大過孔子舉此兩言以蔽全易猶舉思無邪以蔽
全詩惟思無邪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惟不
恒其德不能變通故至於大過鄭氏注謂無恒之人易

所不占非其義也

算法之甲乙丙丁皆是借用而易辭有借用亦有實指。琴譜之勹乚廿㽔皆是實指而易辭有實指亦有借用。不拘一例。隨在以爲引申。故靈妙不可臆度也。說四聲者不曰平上去入。而曰天子聖哲。其妙頗似易辭。蓋天子聖哲四字自成文理。實平上去入之假借。易辭各自成文理。而其實各指其所之。揚子雲不明此義而擬爲太元。洵堪一噱。

古者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

卿士大夫荀子王制篇 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而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也易中君子小人第以位之貴賤言之小人進爲君子即庶人能禮義歸之卿大夫也君子退而通於小人其事有三一則心不忘庶人之疾苦一則能選舉庶人中賢者而進之一則教化小人使知禮義

秦漢以來二氏之說與士大夫晚年往往惑於佛豈非心有隱慝不能自安思乞憐於神鬼不知佛之懺悔虛而不可定易道之教人改過切實可憑此時此刻能改此時此刻即化凶爲吉孤危而立遇元夫虎尾而頓旋

元吉虩虩之驚俄頃而成坦坦索索之視須臾而變蘇蘇災眚全消福祉並麗胸中鼿䑝如雲霧渙而日月光矣

李德裕稱李訓小人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奸邪尚何能改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李宗閔輔政唐書德裕不知易教故有此失文帝言人誰無過當容其改是也且注訓固能改過者也注訓皆王守澄之門下而守澄與陳宏志等共成大逆當時大臣巨儒不聞申討賊之議而注訓特能殺守澄

宏志等元和之大義賴之以申若訓注者所謂能改過者也德裕能爭之通之則仇士良魚志宏等何難誅戮則唐室由此復振乃以爲小人以爲過何能改既以搆怨遂成甘露之禍訓注死唐遂不復可爲矣

余學易稍知聖人之教一曰改過一曰絜矩兩者而已絜矩則能通改過則能變惟能絜矩乃知已過惟知改過乃能絜矩

易辭舉要凡九則

彖辭首一字舉卦名與下連貫爲義如乾健也行健則元亨利貞臨大也大則元亨利貞損失也失則不能元

吉无咎若有孚則元吉无咎睽乖也乖則不吉若小有事則吉其同人于野履虎尾否之匪人尤爲明白以此類推無不皆然

古人辭多倒裝易尤多此如見輿曳先輿曳而後見之先帥師而後長子先輿尸而後弟子其例同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傳云雖危无咎明所以厲而无咎以能夕惕故也夕惕則雖厲无咎若不夕惕則厲而不能无咎終日而不能乾乾矣推之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謂能三歲不孕而終雖莫之勝亦吉也屨校滅趾无咎噬膚滅鼻无咎滅趾滅鼻不能无咎若屨校噬

膚則雖滅趾滅鼻亦得无咎也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言君子所以豹變者以小人革面若不豹變則征凶矣能豹變則居貞吉先八月而後至爲至于八月先十年而後至爲至于十年因喪而易因易而羊而云喪羊于易因喪而易因易而牛而云喪牛于易以此類推其辭之淸明條達信有然矣

易辭每相連兩字而實分指兩處夬象王庭二字庭指剝五王指夬二復上六國君二字國指復成明夷上坤君指姤成需下乾帝乙二字相連帝指歸妹上震乙指泰上坤帝而乙謂歸妹成泰也高陵二字相連高謂師

成升下巽陵謂升成蹇下艮高而陵謂師先成升後成蹇也舉此數端可例其餘

易辭每一句中自爲轉折如大師克相遇同人上之師三成升爲大師克升通无妄升二之五卽姤二之復五之比例爲相遇因克轉而爲相遇也履霜堅冰至乾上之坤三成謙爲霜謙通履爲履霜履上乾爲冰履二之謙五則堅冰至霜輕而不堅冰堅而不薄霜變爲冰則輕薄改而爲堅厚非冰與霜爲一事也

辭有一氣順說末以一二語反掉以申明之者如夬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謂夬二之剝五而剝上

應之成革革改通於蒙矣末反掉云聞言不信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謂二之五而後四之觀初應之矣末反掉云羝羊觸藩羸其角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謂二之五而初應之成屯屯通鼎而鼎成咸所以无咎者以先帥師而長子此帥師也末反掉云弟子輿尸貞凶豐上六豐其屋蔀其家謂渙二之豐五而後四應之也末反掉云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坎九二求小得小一層得一層求一層小謂離成明夷得謂明夷通訟而訟二之明夷五求謂訟上下應之易

之句法多如此若順看則不可解凡稱求口實求昏媾求童蒙皆與求小得一例先有口實而後求口實先有昏媾而後求昏媾先有童蒙而後求童蒙先有我而後求爲求我先有得而後求爲求得先有王明而後求爲求王明舉一求字他可類推

向執卦變之說以雜卦傳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謂卦之來自觀者爲求也如觀五之二爲蒙則求童蒙觀五之初爲頤則求口實觀上之二爲坎則求小得觀上之三爲屯則求昏媾自信爲獨得之奇持之五六年及推之恒井隨三卦所云求深求得求王明及益上九无交而

求不可通又推之臨之爲與亦不可通又久之灼然於卦變之非以全易通之毅然改去研求經義得一說爲難得一說久而覺其非即舍去爲尤難如貨殖交易者操心勞力得有贏餘一旦覺其非而散去始而贏之既而散之均非易事此中甘苦眞能身歷者知之

易辭俱是舉一隅欲人反三孔子贊之則又增一隅矣傳云需飲食之道也乃是與訟之食舊德相贊明訟二之明夷五爲食需二之晉五亦爲食兩相發明則知凡兩卦相孚二之五爲食其不孚者不得爲食也中孚小過相錯爲歸妹漸歸妹二之五即中孚二之小過五故

漸六二飲食衎衎而小過飛鳥離之垂其翼成明夷則
中孚不與之孚便三日不食故井孚噬嗑則食井成需
則井泥不食需二不食於明夷五而食於晉五故井成
需不食而需需通晉爲飲食之道
兩卦旁通每以彼卦之意係於此卦之辭如明夷主人
有言即訟之小有言而訟之小有言指需之小有言需
之小有言即困之有言不信困二本是賁五之主人今
賁成明夷困成需賁五之小未大而其主人尚伏於需
二而有言故在需云小有言在明夷云主人有言睽旁
通蹇蹇下艮爲鼻睽先成无妄上乾爲天然後四之蹇

初蹇成既濟下艮消去爲劓故云其人天且劓若專在明夷睽求之明夷無兌口焉得有言睽無艮鼻焉得云劓乾九二見龍在田見謂坤成屯龍謂屯下震田則地之已治者四字全指坤之成屯故雜卦傳贊屯爲見說卦傳贊震爲龍乾之六爻無震於是不信孔子震爲龍而徑以乾爲龍易之辭何由得通乎

性善解凡五則

性善之說儒者每以精深言之非也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

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之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而善亦可引而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力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咥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

聖人何以知人性之皆善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苐無有開之者耳使

已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已能覺則已之性善已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是故非性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復其性

性何以善能知故善同此男女飲食嫁娶以爲夫婦人知之鳥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鳥獸不知之鳥獸旣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此鳥獸之性所以不善人縱淫昏無耻而已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已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

愚則仍有知鳥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鳥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火化之教人之不善者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己不能敬其長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己知子之當孝乎己知卑賤之當敬乎己則知孝弟矣鳥獸不知孝其父亦不知子之當孝乎己不知敬其長亦不知卑賤之當敬乎己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故論性善徒持高妙之說則不可定第於男女飲食驗之性善乃無疑耳

性善之可驗者有三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一也臨之以雷霆加之以鬼神禍福未有不悔而禱者二也利害之際爭訟喧囂無不自引於禮義無不自飾以忠孝友悌三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此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卽在飲食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性不同於鳥獸同一飲食而人能嗜味鳥獸不知嗜味推之同一男女人能好色鳥獸不知好色惟人心最靈乃知嗜

味好色知嗜味好色即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禮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悅心是性善悅口亦是性善也

類聚羣分說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聖人治世之大法也上古之世人道未定不特人與人相雜亦且人與禽獸相雜人以禽獸爲食禽獸亦以人爲食男女無別人知有毋而不知有父無長幼之序無尊卑貴賤之等人之行不知自別於禽獸伏羲氏治之先思有以聚之因人之性善定人道使男女有別各嫁娶以爲夫婦乃有家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乃有類方者旁通爲定偶也類者父子

相繼續也由一家聚而爲一族由一族聚而爲百族互相爲婚姻於是人與人聚其力足以勝物物不能害人不方則不類不類則不聚矣人性同善而智愚賢不肖實不可以無等於是區而別之爲尊卑爲貴賤爲長幼爲上下爻有等爲物以等而分則分而仍不失其羣尊卑分矣父子兄弟仍相親也貴賤分矣君臣上下仍相係也一家有君焉則父也一族有君焉則宗也一邑有君焉則大夫也一國有君焉則諸侯也天下有君焉則天子也分之爲一家一族之聚秖之爲邑國天下之聚分其流品則士農工賈各以業聚而賢否勤惰有程爲

分其職掌則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各以政聚而正師司旅府史胥徒有等焉聚以生仁分以生義互相經緯而天下治五穀之雜於草木也猶人之雜於禽獸也神農氏辨而聚之不特穀與穀聚而穀之中爲麥爲粱爲黍爲稷爲稻爲麻爲菽亦各以類而聚推之於果於蔬無不使以類聚其百穀果蔬之外又辨其性之所宜或用爲藥以治疾或用爲器以利用於禽獸之中辨其爲六畜雞豚狗彘可以養老服牛乘馬可以致遠惟聚而其種乃蕃惟分而其用乃當宜聚而散之宜分而紊之其道失矣伏羲氏盡人之性神農氏盡物之性治

世之法兩聖人盡之

說方上

天之道圓惟圓乃直後人以同流合汙爲圓非圓也地之道方惟方乃通後人以絕物忤世爲方非方也圓則自彊而無所依倚同流合汙則依倚不能自彊方則推廣而無所崖岸絕物忤世則崖岸不能推廣方之言旁也天旁通於地故地之德方處乎中東西南北在其四旁則爲四方并四隅言之則爲八方極而言之則爲萬方方非以隅角名之也自彊不息則得乎道之圓厚德載物則得乎道之方厚以載物則能旁通自彊成己也

載物及物也物在己旁而推而通之德施普矣普卽方也故絶物忤世者反乎方者也陽湖孫觀察惡道之不方也作釋方乃未悉乎方之道也因爲之說

說方下

形之有隅角者稱方何也隅猶言遇角猶言較有兩則遇亦有兩則較物折則一爲二故折而有隅角者爲方方者併也有兩乃可言併也天一也地配於天則二也故方屬地如母配於考則稱妣妣者比也比亦方也若以四旁言之詩云東方之日兮固指天而言是天亦可稱方天固無稜也地道方而形則圓夫何惑焉

說權

凡八篇此錄其一餘載雕菰集中

法不能無弊有權則法無弊權也者變而通之之謂也法無良當其時則良當極寒而濟之以春當極暑則和之以秋此天道之權也故為政者以寬濟猛以猛濟寬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所損所益合乎道之權易之道在於趨時趨時則可與權矣若立法者必豫求一無弊者而執之以為不偏不過而不知其為子莫之執中夫楊子之為我墨子之兼愛當其時則無弊遡言不能皆善舜用之而當則惡隱而善揚中卽在兩端執而用之於民舜之權也治寒而用烏附治熱而用硝黃無弊也

用而當則烏附硝黃之惡隱矣苟惡其毒苦而擇不寒不熱和平無害之味投之鮮不誤矣故以權運法猶因病用藥以將來之有弊而致廢見在宜行之法不知權者也以前此之有弊而致廢見在宜行之法亦不知權者也

通變神化論

能通其變爲權亦能通其變爲時然而豪傑之士無不知乘時以運用其權而遠乎聖人之道者未能神而化之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化者通其變而人不知之也惟人性靈故可教而使之善重

乎此則輕乎彼民趨所重則害生聖人有以平之而權生焉權而見其權通變而見其通變惟人性靈且有以窺之而害生焉權而不見其權通變而不見其通變百姓日用而不知神而化之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曰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通變神化之謂也通變而神化此堯所以民無能名舜所以無爲而治葢民知其爲而得而名之則必有所重有所重卽有所偏偏則害矣惟民善變故必通其變惟民窺上之所變以爲變故必神而化之不可使知之惟時時知其變而通之化之民乃爲上

變而上不貧民以變惟上知民之變而民乃不知上之通其變上通之化之而民不知故覺上之無爲而治欲窺之而無從窺故名之而無可名無消詐之迹而詐自消無息爭之形而爭自息如天日運於上寒暑晝夜風霆霜露民安之而莫容測在天爲行健在聖人爲恭己恭者敬也敬者無倦也無倦則時時知其變卽時時通其變故修己以敬卽修己以安百姓此神化之實功也伏羲作八卦以明治世之大法孔子贊之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通其變而能久神化之效也

小懲大戒論　丁卯呈郡守

伊墨卿先生

客問於焦子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是乎刑之不足爲治也乃其贊易也則云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然則治小人不可不以刑何與焦子曰刑者聖人所不廢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荀子正論篇聖人不能去刑而不忍於用刑惟以通變神化之道轉移以寡天下之過故小懲而大戒也俗吏之於刑也愼其大而忽其小其大者人命之所關考課之所及黜陟之所在名

釁之所出故愼之不知惡積至於不可揜罪大至於不可解其端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聖人知小人之罪大惡積由於辨之不早辨故於小惡而懲焉俗吏之忽於小也或苦其煩細而廢弛或閔其困敝而姑息二者皆爲不敬聖人修己以敬無微不至爲不厭誨不倦故勤其小以防其大今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有虞氏封山濬川即象以典刑典刑常刑謂五刑也象者似也以五刑之常法傳之自古似續之不改也常刑之中有宥之之法宥之以流亦古常法而象之者也然宥之以流流亦大罪雖免其死免其傷而不免

於放竄則其罪仍已至於不可揜不可解焉舜思寡天下之過而小懲之於是作爲官刑教刑贖刑鞭朴以厲之使出金以罰之使之知耻知畏以戒其不仁不義如是則民知改過改過則五刑乃不用並流宥亦可免矣五刑自古有之舜仍而不改故曰象官刑教刑贖刑前此無之舜所創始故曰作作此三刑以小懲俾民知小惡之不可不去不至於惡積而罪大斯不必廢五刑而不啻其除之乃小懲之而仍犯之者或眚災之所迫也民無恆產斯無恆心水旱疫癘之餘足以損其衣食而民之犯法猶可原也故赦之也惟是司空平水土而已

無災后稷播嘉穀而已無飢契敷五教使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且諄諄於庶頑讒說而庚以明之撻以記之書以識之以期其改過而並生苟小懲而不知戒則冥頑不靈與禽獸何異賊而刑之可也故曰格則承之庸之所謂有耻且格也否則威之所謂怙終賊刑也官刑教刑贖刑不屬諸士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折即哲民愚降以典禮或猶不能從鞭扑以去其愚此刑之用於伯夷者小懲之也其屬之士者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常刑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流宥也皆象於古者益稷曰方施象刑惟明此刑之用於臯陶者所以待

罪大惡積者也前此禮與刑分自舜作官教贖三刑而
刑寓於禮屬之宗伯民以小懲而格好生之德即在於
刑故舜典連書三作字以明創始自舜自舜作此三刑
而劓墨剕宮以漸除而不用此舜之變通神化繼伏羲
神農黃帝陶唐以澤施萬世者也而其道即在於易舜
作三刑以哲民之愚文王周公以發蒙利用刑人繫之
孔子以小懲大戒爲小人之福質言以贊之惟不知小
懲大戒或姑息或廢弛俾民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漸
至於不可揜不可解既不能不任之以刑於是法家者
流但以慘刻威民使畏而苟免此孔子所以有免而無

恥之說也若小懲大戒正通變神化之用也乃說者不知通變神化之用不知小懲大戒之福卽不知舜作三刑之德造爲蒙巾當墨草纓當劓菲履當刖艾韠當宮之說眞世俗之說也若舜作三刑之後小懲大戒爲用己神仍理墨劓剕宮議復肉刑是生今反古愚而好自用者矣是讀易而未知易亦讀書而未知書

陰陽治亂辨

陰陽非治亂也。有陰無陽則消。有陽無陰則亢。亢與消皆亂也。一陰一陽。迭用柔剛。則治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以治言。不以亂言也。失道乃亂也。聖人治天下。

欲其長治而不亂。故設卦繫辭以垂萬世。豈曰治必有亂乎。孟子言一治一亂。總古今之事迹而爲言。非一陰一陽之謂。一陰一陽者。日月也。寒暑也。晝夜也。時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天道所以長久而不已也。聖人則天趨時。故陰陽迭用。仁義互通。以成長治不亂之天下。豈曰治必有亂乎。聖人處亂則撥亂以反乎治。處治則繼善以防乎亂。反乎治。防乎亂。何從而亂乎。故謂否極而泰。泰極而否者。此不知易者也。謂治必有亂。容容者得而藉口矣。謂亂必有治。汶汶者。得而任運矣。大抵氣化皆亂。賴人而治。治而

長治者人積之也。治而致亂者人失之也。無推步之術則寒暑亂。無測驗之術則日月亂。不勤耒耨。田疇乃蕪。怠於政教。人民乃棄。說者以陽爲治以陰爲亂。則將暑治而寒亂乎。日治而月亂乎。故否泰皆視乎人。不得委之氣化之必然也。

道德理義釋

何爲道道者行也凡路之可通行者爲道則凡事之可通行者爲道道也通而四達不窮者爲大道卽爲達道雖通行而致遠則泥者爲小道其偏僻險仄孤危高峻不可通行者非道也何爲德德者得也得乎道爲德對失

道者而言也道有理也理有義也何謂理理者分也何謂義義者宜也其不可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卽各有宜焉歸燕者行乎南趨齊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則爲失道失道非德也歸燕者雖行乎北而或違諸趙趨齊者雖行乎東而或止於魯行焉而猶弗宜矣弗宜則爲失道失道非德也故道必察乎其理而德必辨乎其義道而不德其失也愚理而不義其失也賊故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理於義者分於義也分於義則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惟明乎天下所行之路而如其所宜者趨焉於是各得其

所而不亂而天下之命立於聖人故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姪孫授經校字
禮官

易話上終

易話下

江都焦循學

說太極

禮運曰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此本上繫傳而以大一爲大極大一爲北辰之神名鄭康成乾鑿度注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故以大一當大極馬融直以大極爲北辰也然推禮運之言正可究尋易義何也北辰居天之中而名北極名大一今以大一爲大極是以大極爲中之名禮本於大一卽謂禮本於大中也分爲

天地謂兩卦旁通分陰分陽也轉爲陰陽謂反復交易迭用柔剛也變爲四時謂窮則變變則通卽陰陽轉運而不窮也用一轉字一變字兩儀四象之爲轉運變通之名可知也轉變卽是易上繫傳以易字貫下則有大極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皆本轉變而言生兩儀便兼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兩句分乃有兩轉乃爲儀也變而爲四時便兼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句儀以通變而有四象以趨時而爲八也鬼神則吉凶也命言其分天言其運也記用易以明禮而所以發明易者了然可見馬融直以北辰解大極固謬虞翻謂分天地卽

是生兩儀易固不曰大極生天地記亦不曰太一生天地分非生也呂氏春秋大樂篇曰音樂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此亦本易傳爲說而發明兩儀四象之爲變通轉運尢爲詳晐出猶生也出兩儀亦不言生天地天地車輪郎陰陽之變化天地可言分不可言生也天地未車輪可言分未可言儀也晚周

人剌取易義以著書尚可迹而求之

說當位

月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鄭康成注云使順之也坤順承天則當位易之當位正與月令同

素問五運行大論岐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不當其位則病迭移其位則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此當位以脈言六微旨大論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帝曰何謂當位岐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此當位以運言子午卯酉四正也亦四中也然則惟中正乃當位易以五為

中陽剛位五則中正說者以柔爻居二四上剛爻在初三五爲當位非其義也五運行大論云五氣更立各有所先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當位視乎所先尤與易合

呂氏春秋處方篇云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當位二字本易此當時易經師所傳呂氏采之

說旁通

禮記聘義曰。孚尹旁達。信也。旁達。即旁通。孚爲信。旁通

則乎。

管子宙合篇云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於物而旁通於道此旁通與易同官主也不旁通則主於一物不主於一物故旁通也

書盤庚汝萬氏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按易大有與比旁通大有二之五爲同人是爲同心上下應故有比先后謂比五已定卽先甲也幼孫謂大有五未定二之五則同心於先后而有比矣卽後甲也

易林以一卦變六十四卦其辭古奧從來未有能治之者余嘗思於其同處求之如乾之師同於坤之恒益之恒同於同人之蹇比之比未暇也乃其中多用旁通爲義略舉其最明者數條謙云亡跛失履謂不與履旁通則不成蹇也跛即蹇蹇云喪我元夫獨與孤苦明用睽遇元夫睽孤之辭以蹇旁通於睽也无妄云岐人悅喜用升享于岐山之辭亨于岐山則无妄成革上兌爲悅喜字即本六二傳有喜以无妄旁通於升爲孚乃利用禴也姤云往復示故乃无大悔明謂二旁通於復五則无祇悔也蓋以祇訓大韓康伯侯果以祇悔爲大悔固同乎此矣升之无妄云二國

合歡易以旁通爲夫婦升與无妄旁通故合歡也革云皆蒙福佑謂革旁通於蒙而得福佑也需之晉云咸陽辰巳長安戌亥辰戌巳亥亦以相當也訟云皆知其母不識其父干戈乃止訟無坤何得有母明謂與明夷旁通知卽知大始之知明夷上有坤五之訟二通之則知有母謂訟下成坤也訟成否上之三應之上不復有乾故不識其父干戈戎器謂明夷下離卽戎而明夷則傷通訟訟成咸下艮故止也訟之需云王母善禱王母明用晉六二受福于王母也

春秋傳說易

易至春秋淆亂於術士之口謬悠荒誕不足以解聖經孔子所以韋編三絕而贊翼之也乃推而求之易義亦往往可見惜杜易服劉規杜均未克言其指也略述數條以待識者參攷

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生敬仲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謂風行而著於土斷其不在此而在異國不在其身而在子孫且明決其爲姜姓爲陳氏得政於齊之驗此謬悠者也若何以知其在異國何以知其在子孫則易有例焉凡卦之舍此而通彼謂之有他他者異也凡卦有兩筮是爲原筮在先爲先王則先甲先庚是也在後爲

嗣君謂之后則後甲後庚是也觀國之光原指大壯征凶有孚大壯孚觀而二之五即夬二之剝五孔子以其危乃光贊之正即用此觀國之光光字爲比例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大有上之比三同）與乾上之坤三成夬同一失道而危因危而改孚於他卦是爲觀國之光即爲其危乃光爲遠適異國之象夬遠孚於剝而有光故云自他有耀也剝上艮下坤故云於土上山也剝成觀上艮化爲巽木木材也是爲有山之材來自夬下之乾故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上謂本是山居土上今則木居土上也惟夬二之剝五爲揚于王庭故云庭實揚于王庭

而五有實也剝上艮爲山嶽而夬二適此故在異國必大嶽之後也適剝者夬也剝成觀以繼續夬剝之後故云猶有觀焉其在後乎剝已成觀而六四動爲否遂奉以玉帛而天地之美具故知其子孫必昌若謂互艮爲山則觀否皆有互艮否爲觀變則觀先於否何云觀在後乎大有比失道成大壯蹇猶乾坤失道成謙夬謙夬相錯爲咸泰大壯蹇相錯爲小過需需者中孚上之三也中孚二之小過五則其子和之子不和而上克三爲需陳人殺公子御寇之占也此左氏未言而可推而明之大有成大壯則克害征凶故以孚觀爲光大壯二之

五而觀四之大壯初即夬二之剝五而夬初之剝四之比例亦需二之晉五而晉四之初之比例觀國之光以大壯通觀言而可通之以夬剝即可通之以需晉晉成否上乾天也亦玉也否四之初上巽白也即帛也奉承也故奉之以玉帛否四之初本觀四之大壯初之比例觀六四動以否四言之可也此易變通比例之法也左氏生孔子贊易之後剌取易義以飾爲周史之言耳杜氏何足以知此

閔元年傳畢萬筮仕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

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杜氏以屯險難所以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又以震爲車坤爲馬比合屯固坤安震殺非也按屯三之家人上則不恒卽不固恒德之固也入者巽也屯之比則動在初九初九已定不可動故轉以比初之動而成屯言之比與大有通大有四之比初成屯大有成大畜不可爲巽入言比入者謂大有二先之五而後四之比初也大有比爲需晉之相錯需二之晉五而晉四之初爲錫馬蕃庶比例之故以大有二之五而比初從之爲車從馬卽爲震之蕃而知其必蕃昌坤

車乾馬無可移者大有旣成家人比旣成屯屯三乃不之家人上故困也屯三不動則通鼎以大有二之五而後四之比初言之郎鼎二先之五而後四之初之比例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折足也覆餗也今二先之五則不折足而足居之不覆餗而毋覆之鼎二先之五則建侯故爲公侯之卦比成屯初筮也屯通鼎再筮也故知子孫之必復比成屯亦師成屯師成屯長子帥師也師衆也大有亦衆也師成比而初從大有成同人而比初從皆衆歸之也六體不易屯六爻不更有之也由師比合而成屯遂不動其三故合而能固穀謂等車從馬則

安而有等殺也其變通比例之用如此
閔二年傳季友將生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
如君所拨大有二之五成同人故曰同凡五柔變而爲
剛謂之復大有五柔二之五上成乾乾爲君爲父故復
于父而敬如君所此於易義明白了然
以屯之比大有之乾兩者參觀之屯動在初屯初已定
者也大有動在五大有五未定者也其未定直言此爻
之動二之五爲敬如君所是也其已定轉以其未定之
先而言其所由定如屯之比轉言比之成屯爲車從馬
是也觀四已定故轉以否四言爲奉以玉帛當時術士

雖謬悠而比例之法變通之用不盡悖也

僖十五年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杜氏以為卜筮書雜辭按此以內巽為秦外艮為晉內己而外敵也巽為木材也二之五成漸則材木在上而五有實今六爻不動二不之五是材木在我而彼無實無材故落其實取其材也狐蠱指其君則千乘指本國之君隨蠱旁通千乘者隨也隨上兌為正秋故云歲云秋矣秋在我故我落其實取其材

凡卦以上之三爲伐爲克此占伐晉以隨三伐蠱上蠱上艮爲狐上六剛爻是狐之雄者在彼二末之五在我三克其上彼艮變爲坤侯獲於我而車敗於彼矣因推之成十六年傳晉與楚戰筮得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復與姤旁通晉內姤而外復猶秦我隨而晉蠱也隨三克蠱上則獲其君之雄狐姤上射復三則傷其元王之目何也復成明夷夷者傷也明夷下離南也亦目也離南坤國三爲公侯之爻而由我射之而三値明夷故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也二者皆伐國之事所筮得之卦爻皆不動皆以戰伐之事以三上占之皆以

五柔爲外五剛之卦爲我

傳十五年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此以爲懷公殺于高梁之驗亦謬悠也乃其云震之離亦離之震者則有精義焉歸妹上六已定與觀六四同觀六四無可動故以否四之初爲大壯四之觀初之比例歸妹

上六無可動故睽上之三爲漸上之歸妹三之比例歸妹成大壯睽亦成大壯歸妹上震變而爲睽上離是震之離睽上離上之三成大壯上震是離之震此二句尙可尋究當時占易之法固未嘗究於易義也大壯卽小畜豫之相錯車說輹用小畜辭不利行師本豫彖辭皆由歸妹成大壯而言也小畜二之豫五則利行師大壯二未之五故不利行師不利行師故敗于宗邱宗卽睽厥宗之宗邱卽渙其邱之邱大壯二之五亦渙二之豐五之比例也旗猶旆也豐其沛沛通於旆旆焚其旗敗于宗邱葢謂大壯二未之五也其辭傅會叢雜亦非盡違

易義而臆造者

僖二十五年傳晉侯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大有三動猶歸妹上動亦皆成大壯二未之五爲天子降心三爲公侯三先五而行故爲天子降心以逆公大有去睽而復謂先成大壯然後大壯二之五天子仍得其所此明以晉侯先天子而納王也與歸妹之睽可參看二未之五而三上先行以公侯越天子而以爲吉是則術士之妄言霸臣之邪說非聖人所取

宣十二年傳知莊子說師之臨云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其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按此說易尚見古義師二不出於五而初成臨不順而逆矣逆由二不行故云不行之謂臨師二之五而後初從之爲長子帥師二五帥之初從之是從帥也初不從五故云有帥而不從上坤爲衆無帥故散弱風以散之散謂同人成家人上巽爲風二不行而五柔不勝故弱下坎爲川二不通於五壅塞於二成兌爲澤故川壅爲澤五本陽位二

宜往故云有律其如已如往也如已自歸本位也二不往則五空虛如隍之涸故云竭二先往而初從之成屯屯者盈也不成屯而成臨故云盈而以竭臨通於遯其義爲大今方自師成臨則失道之臨非能變通之臨也天者少也少卽小謂師二不之五故不整也此條不關占筮專以說易其明白如此

襄公二十五年傳崔武子取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按困之

大過爲三動卽賁上之困三成大過雖由占筮而與易義相發明無容迂曲故易之本義說之最明緣困三往賁上賁成明夷困乃成大過夷者傷也故所恃傷若困二先之賁五而後三從之則賁成旣濟今二不往而三往但見其傷夷不見其成旣濟故往不濟二不之賁五故無所歸非旁通則此傳文不可解夫從風夫卽老婦得其士夫之夫二當之賁五爲夫今不之而任賁上隕而成巽風是夫從風也賁上之困三爲姤上之復三之比例故用姤有隕自天之隕以明此大過下之巽由於賁上之隕也文子以易義解之不雜當時術士之說明

析可考見易之古義

昭五年傳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

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此術士之言最爲雜戻然云日之謙當鳥則比例也明夷初九已定與歸妹上六觀六四同故轉以謙初六爲比例履四之謙初成明夷卽小過四之初之比例小過四之初爲飛鳥故云日之謙當鳥日之謙謂履四之謙初成離日卽是離日之謙初當小過之飛鳥也明而未融履二未之謙五也云火焚山山敗可見先有山而後以火焚之見離不見艮乃爲山敗謂小過四之初及履四之謙初非謂明夷變謙正謂謙變明夷可見筮得之爻其已定者必比例而溯其未定也若據明夷變謙是火化爲山火

敗山未敗何言火焚山山敗乎
昭七年傳衛襄公嬖人婤始生孟縶足不良弱行婤始
又生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
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
朝曰元亨又何疑乎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
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又云弱足者居
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
以所利不亦可乎此與閔二年傳畢萬所筮同彼傳會
於子孫故以屯固比入言之推及於大有二之五鼎二
之五此以廢長立幼故直以屯初言之而弱足者居一

句實本易義蓋論立長爇自當立乃足弱則宜廢而立元故以易義傅會之何也屯初九已定以大有四之比初爲鼎四之初之比例鼎四之初則折足覆餗用以麗爇之足弱必改變更新而以鼎二之五爲建侯以靈公名元直以元亨之元爲靈公之名此與陽虎占泰之需以帝乙爲朱之祖同一因文生意有如市俗神籤妖讖去古筮法遠矣

爾雅釋易

治爾雅者但知敘詩人之興詠不知釋詁中有關於易者尤多自易義不明而此類訓詁遂不可通蓋周易一

書經文傳文自相訓釋其端倪存於爾雅者尚可考見
也
攻善也注云詩曰我車既攻按此詩傳訓攻為堅堅猶
賢也賢猶善也內則注 攻與工通楚茨工祝致告傳云善
其事曰攻周易同人九四攻吉惟善故吉
倫敕勞也按倫勞一聲之轉固矣乃聲轉之字多矣何
獨取乎倫之為勞余謂轉注假借莫著於易說卦傳坎
為弓輪姚信作倫倫與輪同聲通借也說卦傳又云勞
於坎是勞倫皆坎而勞謙之勞即曳其輪之輪也象傳
云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雷電噬嗑先王以明

罰敕法井旁通噬嗑勞民卽是敕法以倫敕爲勞爲易言之也知倫之訓勞則知曳其輪卽勞諫矣知敕之訓勞則知敕法卽勞民矣推之君子以經綸綸與倫輪亦通借也賁者飾也蠱則飭也飾飭與敕亦通用也由爾雅而知易由易而知爾雅好學深思之君子自不難以三隅反耳

治古故也注云未詳按古故與蠱通序卦傳云蠱者事也彖傳云蠱元亨而天下治治訓事見淮南戰國策呂氏春秋等注甚夥故訓事治亦訓事則治之爲故其轉注也

鴻昏顯代也按說文代更也易鴻漸于干鴻漸于磐鴻漸于陸鴻漸于木鴻漸于陵其所由來者漸辨之宜早辨辨謂變通變通即更代故借用鴻字爲代義也辨之不早至於爲匪匪則致寇至變通而更代之則和解而爲媾故云匪寇昏媾匪則致寇昏則相媾也此昏爲更代之義也比成屯更代於鼎爲顯比故顯爲代此皆解易郭氏所未知

神治也按繫辭傳云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通變故陰陽不測

賡揚續也按賡通庚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謂變更也繫

辭傳云繼之者善也繼即續大有傳云君子以遏惡揚善揚善即續善也夬變通於剝爲揚于王庭

凶咎也按易凡言有咎則凶无咎則吉

齊壯也按晉卦孟喜作齊讀子西反齊即躋也壯即裝也物之裝而上即躋而上也大壯蹇相錯爲需小過需二之晉五爲大壯二之五之比例故二壯於五亦二進於五此易義之存於爾雅者也

滷苦也按說卦傳兌爲剛鹵所以釋苦節之苦也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注杜子春讀苦爲盬苦即盬盬之盬滷即盬地之鹵

濟成也濟益也按既濟定也定卽成也益損上益下謂上之三成既濟

濟謂之壽按既濟初吉終亂傳云終止則亂濟有止義既濟者既止也未濟者未止也

戰國策引易傳

戰國策顏斶云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而行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渥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引易傳未知何人所作

陸賈說易

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卽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余讀陸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設卦之故詳見圖略陸氏二十三篇列於儒家遠承曾孟近比賈董誠不愧矣

賈董說易

賈誼新書容經云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爲蜚龍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此深得易義悔則吉化爲凶此云悔者凶也與易傳稱往吝窮也同一句法凶與窮皆溯其未悔未吝而言也往卽勿用有攸往之往返卽反往則成兩既濟而不旁通以反復其道矣西漢初賈董所聞尚有孔氏之遺說可尋而釋之又君道篇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

董子玉杯云易本天地故長於數精華云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其義云天之氣徐故寒不凍暑不暍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遜也然則上聖不踰等界是天之所爲弗作而成也今之所爲亦當弗作而極也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悅而安之無使人心恐此條深得易義所云有餘徐來不暴卒尤是又精華云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非其人猶云匪人鼎四之初成大畜與大有四之比初同所謂无交害匪咎匪即非其人

韓氏易

韓詩外傳引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辨論而畏懼鼓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䐈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又云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下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是以衣成則必缺袵宮成則必缺隅居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又云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穆公困于殽疾據五羖大夫

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困于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也以疾據賢人解據于蒺藜則借蒺爲疾由此可悟易辭之比例詳見通釋漢書儒林傳稱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於此可見其一端藝文志有韓氏二篇嬰與田何丁寬同時燕趙間傳其詩不傳其易易惟韓氏自傳其後涿郡韓生所傳韓氏易深於詩司隸校尉盖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韓生說易好之更

從受焉然則韓易與孟易異其見於外傳者又云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說亦有所會惜其所爲二篇者不傳也余於其以疾解蒺悟得經文以假借爲引申如借祗爲底借豚爲遯借豹爲約借鮒爲附借鶴爲隺借羊爲祥借袂爲夬皆韓氏有以益我也

蓋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按五帝官三王家惟其宜也家之不可復官猶粒食之不可復茹毛飲血也生今反古災必及

身益氏學韓氏易其未知易之道夫

淮南說易

淮南繆稱訓云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古人言義利如此惟君子知小人懼失利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言君子喻於義卽此懼失仁義之謂也小人喻於利卽此懼失利之謂也屯通鼎爲義爲利詳見通釋故淮南引六三爻辭發明之人間訓云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

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此言屯之陽變通於鼎之陰爲一陰一陽之道尢明齊俗訓云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刼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乎象箸炮烙生乎熱斗按尊尊親親非削弱也專於此而不變其究必至於削弱舉賢上

功非刼殺也尊於此而不變其究必至於刼殺況其爲象箸熱斗乎尊尊親親必參之以賢功舉賢上功必參之以尊親象箸熱斗必早辨之而改過不能通變無論當位失道其究皆不可久也周公太公豈偏於一端易師假此以明通變之宜耳漢藝文志淮南道訓二篇注云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其時去古未遠尚有遺義可繹乃九師不皆醇儒史記注引淮南要略曰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此八人與淮南爲九或未能悉合耳又氾論訓云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人間訓云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

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繆稱訓云黃帝云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

說苑論易

說苑引孔子曰困之爲道猶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寒及煖煖及寒謂通其變

獨知而難言之則神而化

高氏說易

呂氏春秋愼大篇引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高誘注云愬一作逆字讀如虩虩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愼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又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高誘注云乾爲天天道轉運爲乾初得其位旣天行周帀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得自進退又何咎乎動而无咎故吉也乾動反其本纔復始無有異故卒有喜也高氏

此注語甚蹇澀然玩其云得自進退云動反其本進退即巽初六之進退巽成小畜通豫相錯爲觀大壯故進退利武人之貞與觀我生進退相比例高氏於小畜初九用進退二字實得解易之精微豫成萃則王假有廟故云主之本在於宗廟在豫爲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故云宗廟之本在民有司從主命而行者也初四是也初四先二五成復小畜則亂小畜通豫初四後二五成萃家人則治故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旁通之義此爲顯然乾動反其本即復之剛反動復爲德之本故云動反其本謂乾四之坤初也

反而未復則心不同而有異矣小畜變通於豫而二先之豫五是由反而復豫成萃小畜成家人兩五皆同故云纔復始無有異於是家人上之萃三家人成旣濟爲卒卒卽終也萃成咸則有喜小畜二之豫五而後上之豫三卽大畜二之五而後上之萃三有喜二字用大畜傳高氏此注深得旁通比例之精矣孔子贊易之旨東漢時尚有遺訓可尋其解愬愬也居之以禮指履行之以恭指謙傳云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呂氏春秋召類篇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史默卽史

墨說苑作史黯 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遽伯玉爲相

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按傳云渙離也離爲明高誘注呂覽尊師篇云賢明也賈子云知道者謂之明是明卽賢以賢釋渙卽以明釋渙以明釋渙卽以離釋渙渙二之豐五爲渙其羣亦爲來章章亦明也

劉子說易

劉子 北齊劉晝撰 思順篇云蹇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此以西南指坤東北指艮就土則順登山爲逆與易義合

目不相聽考 丙寅答 汪孝嬰

說文目部云睽目不相聽也今汲古閣本如此宋本釋文引說文如此董眞卿周易會通引呂東萊音訓中所引釋文引說文亦作目不相聽惟通志堂所刻釋文改爲目不相視盧學士名文弨考正云作視乃妄人所改是也說者以目不司聽徑改說文聽作視或以聽爲順從不作耳聽解或以睽從目者訓目少精睽從耳者訓耳不相聽皆非也玉篇目部睽乖也目少精耳部聧耳不相聽也廣韻十二齊列睽於前云異也乖也外也引說文云目少精又列聧字於後引說文云耳不相聽引方

言云聾之甚者秦晉之間謂之聧說者或據此所引以爲說文本有睽聧兩字後人脫去耳部聧字而以聧字之訓譌入聧字下因改耳不相聽爲目不相聽愚考玉篇字之次序大率本之說文耳部聶字以上用說文者必明標說文曰三字較他部爲最詳獨聧字不標說文且遠附聶字之後其目部睽字與說文目部睽字次序相等又考說文目部云矔目多精也䀏目精也眊目少精也矘目無精直視也此於目之有精無精詳備無缺而目少精之訓已有眊字不得又有睽字至廣韻所引方言今在第六卷云聾之甚者秦晉之間謂之䏴吳楚

之外郊無耳者亦謂之聵其言聵者若秦晉中土謂墒耳者聑也聵字說文耳部中亦有之引方言吳楚句與玉篇同而玉篇目部於瞵字用說文於矐字則改爲轉目貌眂字改爲目不明貌遂以目少精之訓移於眹字矣蓋玉篇自唐末孫强之後屢經增改此必見目不相聽語晦難解不用說文別尋他說原非說文本如是也說文自在固不可誣廣韻自引玉篇而誤爲說文其書之增改出諸詞人釋氏本不足爲典要學者喜新而不耐推究信爲說文原本其誤甚矣愚謂說文中訓詁每深合乎易象之精微坎爲耳離爲目說卦傳云離也者

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離目故相見聖人面南則立於北北方爲坎以坎聽離以離見坎正是以目相聽蹇兩坎睽兩離在蹇通睽睽所以相蹇凡卦之坎在上必孚於離在上之卦爲之輔相即南面聽天下之義以目相聽則治目不相聽則睽謂失道成損成大壯成泰也此必古經師說易之遺文而許氏采之以爲睽字之訓若作目不相視耳不相聽顧耳自司聽目自司視何爲相矣

周易用假借論

六書有假借本無此字假借同聲之字以充之則不復

更造此字如許氏所舉令長二字令之本訓爲發號長之本訓爲久遠借爲官吏之稱而官吏之稱但爲令爲長別無本字推之而字訓面毛借爲而乃之而爲字訓母猴借爲作爲之爲無可疑者也又有從省文爲假借者如省狎爲甲省旁爲方省杜爲土省虞爲吳或以爲避繁就簡猶有說耳惟本有之字彼此互借如麓錄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錄爲麓壺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爲壺疑之最久叩諸通人說之皆不能了近者學易十許年悟得此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爲易辭而設假此以就彼處之辭亦假彼以就此處之

辯如豹祊爲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祊爲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爲祊沛紱爲同聲以其剛揜於困下則借沛爲紱以其成兌於豐上則借紱爲沛各隨其文以相貫而聲近則以借而通葢本無此字而假借者作六書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書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聲卽通其義如天之爲顚日之爲實（說文）春之爲蠢秋之爲愁（鄉飲酒義）獄之爲桷岱之爲代華之爲穫（白虎通）子之爲滋丑之爲紐（律書）卯之爲冒辰之爲振（律志）仁之爲人義之爲我（春秋繁露）禮之爲體（禮器）富之爲福（郊特牲）銘之爲名（祭統）及之爲汲（公羊傳）桑之爲喪（士喪禮注）栗之爲慄（白虎

通
踟躕之爲蜘蛛嘯賦洗瀾之爲芫蘭息夫躬絶命辭無不以聲
之通而爲字形之借故聞其名卽知其實用其物卽思
其義欲其夷平也則以雉名官欲其勼聚也則以鳩名
官欲其戶止也則以扈名官左傳以曲文其直以隱蘊其
顯其用本至精而至神施諸易辭之比例引申尤爲切
要矣是故柏人之過警於迫人秭歸之地原於姊歸後漢
書和帝紀注髮忽蒜而知算盡慕容紹宗事屐露卯而識陰謀晉書
五行志卽楊之通於揚姊之通於秭也梁簡文沈約等集
有藥名將軍名郡名等詩唐權德輿詩云藩宣秉戎寄
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畱弛張良自愧宣秉石崇紀信

張亘卽箕子帝乙之借也陸龜蒙詩佳句成來誰不伏神丹偷去亦須防風前莫怪攜詩藁本是吳吟蕩槳郎伏神防風藁本卽蒺藜莨陸之借也溫庭筠詩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玲瓏投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燭爲屬借圍棋爲違期卽借蚌爲邦借鮒爲附之遺也相思爲紅豆之名長行爲雙陸之名借爲男之行女之思卽高尚其事爲逸民匪躬之故爲臣節借爲當位之高失道之匪也合艮手坤母而爲拇合坎弓艮瓜而爲弧卽孔融之離合也樽酒爲尊卑之尊蒺藜爲遲疾之疾卽子夜之雙關也文周繫易之例晦於

經師尙揚其波存其迹於文人詩客之口其辭借其義則質知其借而通之瞭乎明確乎實也或以比莊列之寓言則彼幻而此誠也或以比說士之引喻則彼詭而此直也即以比風詩之起興亦彼會於言辭之外而此按於字句之中也易辭之用假借也似俳也而妙也似虆也而神也願與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商之

姪孫授經禮官校字

易話下終